

思文大紀

思文大紀卷七

欽定廷試貢士十二名為等士

勅于放榜之後首輔會同禮部禮科公議年者賢長者一十二  
各令將祖訓及大明會典分類分部定日熟習著翰林院編修  
一員提調教習三年後仍將所習各分條欽考以熟記者職各  
立賜同進士出身被授授以翰林禮部等官其首名賜為中興  
廷試首元州與即授京官其直浙江楚雲者兩廣或福建家破  
或洛遠流離俱於放榜後三日吏部會同首輔核科仍引各生  
於朝問外公同註定地方舉職次及福建等處此天理至公止

於選中酌其道路遠近分敘難存以示朕爲念斯必加惠天下  
至意

頒賜平粵伯錢春于丁魁楚

奉德福安寧寧等縣上施按行 上敕撫按道麻剌期勒定橋渠

故事以請地亦

初解楚親繳魯蒲音里統志可嘉今海評衡任方隆即與掛平海

將軍印

上謂群臣曰輔臣道固未易灼難其子刊中備述之鎮日黃斌卿  
亦有此臺墳絕命錄有文天千古事夫路一相人之句朕亦不

覺法杖行下首為推戴人臣與著于五月內察例具奏其子  
引中軍供詞條史可憐慰前為銀兩看既缺准給銀二十兩以

助善資

實文科給事中刺作權賜下疏慶天字銀牌二面面曰作權以竊旅之長

直書受知身處險境能却暮金真濁世之魯靈光也

上因天氣炎蒸輕犯堂官淹禁即知刑規遵無辜事例通行者直  
除人命強盜官糧軍机外其餘軍法以下俱准保釋以逆天祖  
以手執一遺問信一類賜行人劇條記一類賜兵部司務司性  
使速去團功勿悞軍机

勅司禮監速行文知會平漢侯福京堂盛大比當嚴一面用以防

僞一面留德憲日俾肯堂伴歷

福建監臨御史王孫蕃翰元勳統陳汝成篇恤士推一時之恩惟是  
二書三摺不若三書二經為合其題目仍始七篇俱與二場  
亦然庶錫之扶接傳之天下後世皆德為不利之章秘艱期之  
盛美也 上准如議行

十六日午時上大召對行在輔臣大小九卿科道并翰林記注官  
後殿候轉鴻臚寺即與傳行

以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協守仙霞關

大鵬達陽人崇禎庚辰進士以鄉紳同地方官料理城中之也

亦以其能覺察也方德信而衆相念切取

和順王勳歎孤陳達陽縣百姓困大兵久鎮溪不敢漁山不敢樵  
上以此情奈何以聊坐今後各官經過不許入城：外亦不  
許過縣北者即行奏關運兵榜示通知該縣官一向訓練御  
以等老色謹

張安後姓名為冰丹遠來迎駕 上指其忠骨可嘉著加銜為御  
營副總兵仍管遊擊承後勳其往度中隨督撫調生振旅

永福縣雁湖山賊作亂知縣回摺計平之渠魁審明正法

令恤民庠發銀二百兩為焚王等塵五六兩月祀膳之需

上諭戶部曰錢糧收放原以准入為出多添則病在解官仍作大  
款因而布改司增添法為又苦在百姓只以暫時法為為準將  
該部與布改司核定製造通行但無失出何須增入

廣東解大造賦役黃冊一千七百一十九本總黃冊一百本著戶

部察核

上以光澤荒殘民窮可念本年止供錢糧准與減免六分以恤災  
恭他邑不得種例

兵部右侍郎喻思恂等文武二十人共奏外光皇帝在平漢衡鎮

髮為傳

上令內侍屈高忠通改使則忠晉任平漢賊認仍物

楚

於撫督撫用心獲駕前來至有未真即以外禮送來相見朕

自有監款後知為逆賊強敵志假足逆賊前來

劫內日李國日者首領劫賊及疾何如順頌宴食二塊藥資三十

兩哥毛捆捆以副卷條

監軍兵部王事前研正此督師文可法道表上以可法名中山

河光宇日且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嘗擊楫渡江迷風慨

後乃為彈鋒力任奸黨權臣竟實志以攻也惜哉捷運亦令人

清悔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亟行在按部即從擇議具奏



聞其母妻猶陷寇穴一子不知存亡作何獲尋黃州正多方慰  
必

上掄首捕劄騙以同罪之共放行渣猛大安閣外復有失招朕心  
焦蒙卿其強出而分受焉

昏捕御冠冕其領通餉若火藥者行在其前始教察狀以為捕親  
恩稍重數振勤恩

時虛漢危急劉熙春其身任督師日午方起未嘗至閣上一步  
人言噴之上怒其有負委托故准以原銜歸里焉

上掄首捕劄騙以御足患履杖見諸冊之狀准再捐三四日履決

意得江鄉可同指目耳為料環

上指指補且以臨民之家堂可以報而德服於閭浙迨地凡有捐  
餉至二三千兩而求為知縣者朕所不允蓋為民生計不可不  
厚况撫我凋瘵有所未便耶

時鳳銜伯身之綱為指餉急公而有求畧巫山縣事故故上峻

却之

復諭奇蹟以朕在途多且浸云兼顧江北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

實出開闢今定一件做去尚為得法且今地亦止有周廣江楚四

省咽喉今在一氣清所必求我所以宗今不自於負祖負民朕

之存亡猶其小者今運使催辦營兵併辦天榜兵列決意初一

日出行

勅恤民庫發粵餉二萬兩差官周燭等解到督頭

楊

運麟軍前外

永定縣漢口雷相地亦白晝行劫奪去錢動廿兩及糧銀一千五  
百餘兩上聞向該處之嚴行道府緝獲以濟軍需

平峽後期芒龍疏指疏通福京河遠以消枝氣以冀民生上允從  
贈指生開學為翰林院侍詔

蘭學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聞皇上登極旬旬入闕建言  
棟榑不遺餘在上官之不受茲以病返侯西道御史錢邦彥為

陳其本末 上情其本贈以足家并賜銀二十兩為葬資到邑  
為之繳還 上曰朕視忠臣通于骨此一臣云云朝廷即少一  
此則學賜金著其製一碑碣不必繳還仍賜四語俾勒于石曰  
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凍華夏之族名頌大明正士實閭天地  
祖宗獨現其芳

禮部繳進貴州扶銀二十冊

授生員翰雄都為兵部政方司扶主表

翰雄曲周縣人忠憤氣概甲于同界始與上遇于淮陽頗有款  
納雄乃拔畿南偵探救情以與頗且將擢飛起長太湖同副總兵

到現各將到齊武中書卿浙漕浙漢舉人樹廷楨等同仇敵愾

大挫敵鋒後乃入關 上稱爲佳士起拜是職

兵部尚書與春校疏稱杭州已侵 上曰抗後則嘉湖自是易事

陸兵著語夷使勞任之水兵著相取李一根固崔定等任之敵

穿一路制臣有逆撫已叛說包圍起捕日刺大典魚目釣孔眼

董臣乃民與汪觀等分任之將以屢抄爲艱懇朕諸虐安民至

意

錦衣衛司承恩疏指三眼鏡百門弓百張皮套百佩弩百把牌刀

百把藤牌百面鏡百枝火藥十石供炳教發與之

官給大學士孫汝飛藥資銀二百兩曰卿為忠難替德臣心奉注  
爾汝時當極難正宜同心力挽上報高宗中令始終若以病  
陳播言朕所望者即日入直切掄切掄

預州危迫人心驚疑督日萬元吉取家入城與民共誓死相守乃  
保無虞上聞而壯必加以相繼餘竭力共守恭陪賞有甚極  
目到廣德還遊雪報是何節誠善輩朕聽歎

勅福京戶部核銀依前式製造尚方劍十五口

給李進王官領餉七百五十兩馮京節王官領餉一千五百兩廣  
東解餉銀十萬五千五百兩有奇盛操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

古昔惟氏唐蔡汝布改使對時亮財提督解程柳通榮保以無  
康德性為少司馬保加服保以勳有以

初發期令一遠與周文燦去貴州相共

涉臨小寇竊糗掠京野一空 上念了道可憫勅有司官軫恤

必

上諭督捕劉生以覽卿表獲度將悍兵贖一聞急募救誌思歸如  
此無紀之共安能浙事中都會昌措已既可直達汀州則汀  
更急于防度何向都無一人振及甚為可憂改殘兵據澤之不  
能呼之不應督捕措臣孰為善策遠守度恐全朕所銀史當奮

國故廳堅定御紙駐蹕進米以觀時變御書良名遂不時按度  
借祿飛章來奏

對恤民亭發銀二千兩賑撫日對中藩帶汪溫州賑濟時溫州民  
苦糶種不入土也再發五百兩為其募兵用

上謂近臣曰信撫互為向後得聞擾今又說糧不足用才能試而  
後是候到任不致另議未曉信乎用人之難也

都御史樹文懇疏陳請為折偽增二十三員職解三千餘緡獲紅  
五百餘員云云折核無妄上知大悅曰與為于二月內已欽  
加朕徵未疏尚未完旨即核猶有阻礙今茲大擾准如舊行



在兵部尚書朱方到部仰乞條附如故律子龍准加授行在兵  
部添註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禮部擬會款定用十月禮節各省各府不敢違悞遵上旨也

勅道正官收粵面送禮以資因計不宜動耗好索徒付預目經理  
朝因姓成現來種大妥屬仍益其防北恐有清跡突入鏡若火落  
即令二部給發

上諭大學士吳芾伯曰翰林各學雖已三次發去餉銀八萬兩未  
見成效從度糧餉深為可惜

上諭吏部驗封司員外劉元若以京南為限一人該三處冠履覽

委如前踪在野義師在、雲集者其怨而激勵之因其勢而利  
導之其振勦一大批元氣為國仇家難驚心慷慨請認其見忠  
赤往難往而有濟更難也

上村總督川湖

兵部

初也稱曰清來馳驅方古裝撤必先增數方為

長策以湖南兵馬錢糧付撫臣備例務事純別棄承德知自認  
訓練匪超、佐內格騰飽、口罪自無蒙況地投得為自今選撥軍  
費毋拘練兵事不之毋有餘通典傳知運切念其漢中亦非  
一手一足務兵同心同力恆信熟成一体酬叙

謹前斌卿伯爵改商為成以南字字義有止也

贈輔臣黃道周為文明伯謚曰忠烈

表

平山侯鄭芝龍孤臣矢志正忠 上以輔臣道周身陷腥

羶陷先日月可久缺以明志為賊官而求死難從困運中能不

愧大明宰相朕請其遺持刺心沒深朕自道周未能救于事前

道周不負朕真誠推戴于先力拯危疆去艱不辱于後此後必

要奮志殺賊雪我忠良今日卸典尤當破塔祭堊即昭伯爵例

序妻付一品夫人閭其四夫長為錦衣衛世襲指揮汝為錦衣

衛世襲正千戶三子著做行在尚寶司丞四子著做中書科中

書舍人仍勅有孫一立廟於本鄉一立廟于福京春秋致祭併

與五坊于家文曰中興蓋補其遺詩碑于廟門家詞曰振  
忠京詞曰潤忠俊朕補昭宣親草招頒示朕道于天下行古  
御遠。奉行

接加福建鄉試解額三十名以示龍興首善廣開新學至  
今天科都給事中劉綬策中脩科疏加鄉衛以寵異之

時中興草創凡事供備備場上知其弊特拔勅軍以為六館之  
長勅軍陳列五路上以即此便見手裁至中皆當慎討敵敢所  
樂聞隨事抄奏賊害至宜修舉以題覆還却德極為得然必  
每科一員奉旨注籍月終提比捕春方無增悞措不要緊疏誌

按科考終案請注籍占對預任備官恐廢辦事今後待擬科道  
錦衣衛各輪一員供至其每日召對某人鴻臚寺問一小軍送  
解伴輔日亦得與附記注官召使侍宴事公則公言之不得禁  
指插對抹掉需人資濟宜滌英才亦不可抑庶常即嘗中行推  
甄皆可為官官若薦荐得官又難並依常格至內外兼結自願  
舊制二人兩季京堂監司之例新常舉行朕特召勅某正為是  
按選須逐款遵依不得僅以達白了家詞軍資濟已添准加行  
在太常寺少卿仍管吏科印務

大學士孫師相廷議疏陳度事先在旦夕撥兵半已潰亡 上以

吉州失守，督臣劉元吉指兵皆付一擲，撫臣劉廣胤先出電報，  
劉總辦丹溥、沈有滋、張五月初一日失報，成何法紀。此輩功罪  
宜明，即詳悉入奏。惟虛惟公勿借勿執，見在收拾敗殘，亦即  
中興根本，身兵狼兵三萬餘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  
束，必先議定。近日地宜苦兵，甚於賊，緝捕不慎，賊全不嚴，  
虎進狼歸，林四起，言必題作戎首哉。包剿乾兵張佳玉兵，如運  
嚴檢不得收整，先後終成潰散。朕十日期內外一定親詳汀州，而  
張方表，誓在必行，決不失信云。

以修履鞋銀全歸衣衛分賞，鄉畝人各一金，為首皆倍之，使有功

恭皆沾實惠云

上諭吏部尚書新綱經以官員暨志閭民生之榮悴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濫竽情節天下必少嗚呼百姓胥于此。遂至廢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志。

代改尚書對新模進行江羅雅蒙永定清流歸化三縣中定功決  
陸實有嘉

上捐兵部扶司務衛平密以覽爾益多於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月而吏數人一人數日而吏三命百里而釋撫並說。巡方與中使並著皆實改之大者至捐疑人復由耶募兵不同餉有禮言之

而末收其用夫補張而在實愈相天下札而務持節皆切要  
結匪折若尚焉

安棟迎駕到提兵楊元功兵于持樂

温州府進貢新茶

初錦衣衛都督楊欣發兵捕勦沿海寇盜

時周禮前芝梅棠龍茶或募賊入港行劫或倚賊去避紳民

上以不可為訓故發兵勦之并知沿海兵餉半虛着福京戶部

與布政司會核具奏

江西光黃各峯義師當起

上勅其聯合義旅殺偽復贖仍列登



程招高後一縣即授知縣等款于抄本附行人磨問等書去

吏部尚書鄭繼經疏列三美起義記難士紳各贈官有基翁麟贈

兵部郎中錢括先贈奉政丞孫崇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

外馮翁贈副使獨三贈奉政王首冠贈食家廟三衡贈國子監

舉山凌宏煥法明光錫球俱贈訓導

上勅先澤各縣倉穀種元兵餉可以濟飢行急亦便于出陳納新

撥禾一百三十石賞給軍士歡呼飽騰

上命禮部右侍郎曹鼎佐清查軍糧兼濟民食仍書四字于戰旗

間信至是科以成宗官糧提措家其竭力維艱難兼他極上

許其爲一人自代

漸任禮有幹濟捐資買米又與楨以不飽然其門下士各有積  
此而竟息王他州縣各人言噴之故時旣祥之

給督師樹法麟弓侯名一千數前三千提不足各著原解戶凌補  
惠湘巡撫判桂國檢獲湖陽賊首竊三權即時正法疏開行極

上令其察致省功自後

上掄孫玄術到承恩以聞外駐劄重兵以便相執駭勤聞內聯絡  
即專以遵守望應核自是聞守將悉擇用本地鄉紳同地方官  
料理聞內事務使兵不得橫火尤爲緊要爾此委是見方略

以御封御祖河同道臣趙利驅北守永定對峙紹芳同府臣周繼  
到北守大安恐黃大鵬同營臣勤為江北守仙霞恐非要捕和  
兵民值禦奸魁要守阻兵抗有由同家有罪同罪違者三尺不  
容

溫州仍再發銀一千兩令何志龍督往賑之 上復嘆曰奇美至  
此一千之數安能遍活數十萬生靈乎疏道救急作何設法撫  
臣愚若賑錢日督君克速為救濟毋使旣民中困

上覽台州府通判蕭年奏疏曰這所陳三事侃々直批乃至四千  
三百餘金請之疎深痛感涕淚揮各文武須圖俊利常浙等不

知名義無足深檢江上諸臣武如方國安鄭遵謀等文如方達  
許慎國維等朕亦自有獎哉

招安縣為小寇所陷設官刻奉從後必

謹抑尚書曾學佺帥海師餉銀一萬兩

時海師缺火不悉朝廷兵餉尚藉學佺捐恢復之策舟師直搗  
金陵或可冀其萬一故督詢家室及監本措項勉成一萬以濟  
之

新築村慈氏周 為人妄捏奸細者

時捕臣籍德環通築村男婦百餘人捏訴周某實非奸細又有

里挑生員人等保認疏聞招釋放之曰此後巡緝固應張嚴亦  
不可安令良民故無事遣隨守閩持士各以中錢二詞并檢存

案

夏工部司官黃昌祖回粵未買確知支該省有改司銀六千以省  
捐帶之虞

上諭都督汪爾德曰覽爾疏其以無糧迫民以求生投怨深可  
痛恨亟務從速給永藥並天竊何以禦饑爾速赴廟前行督團  
撲賊毋得違函自干分攝分察明項臺作何下落具奏

行在御學校五十標計其數一萬其器械衣服准各府汰去遊止

各鎮內提出備用

時相望福寧等兵未至勅催速赴戎改官通領以隸十標

三

左都御史與前望疏薦前望善于用海有紅五十餘號有兵二千  
餘名乞擇匪用以且臣權下 上從之曰前楊狀糾其某賊入  
范因怪兵插勦前望信其無他即准隨前前進定限夏至前赴  
以便卿乘風急行前望復再立功即與掛印

夏至於勦劫福寧不常奇舉行

會官滿決於家林以掛徽州百姓

翰林院簡封同九其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總計三千五百本合

第九補官批 上曰朕性喜閒事所進各錄細珠第項便表願  
著即收進內有中仍錄與外補領回九補著做圖子監學正  
以示酬家

欽天監奏星異 上曰人事修齊可回天災各官着極力消弭毋

事虛必

福京署同子監祭酒朱大麟疏言新舊貢生在監者已有千人成  
均伊始當廣作人 上於其千五字貝字號帶中二十各以示  
京省並授之意

勅福京戶部侍郎謝應秋貯借積穀 每季格道二萬四千七百五

十三石之數著于收成後凡有罪犯取贖者咸令其納錢務令  
陳三和鳳始元有澄

以請京戶部侍郎劉用昂協理安民庫

上指司理監曰內官品級奉御為正六品今內官多列宜廣從六  
品以下之爵庶不借能執行酌定中官皇后位下差使定爵曰  
椒宮承使為正七品皇貴妃位下差使定爵曰椒閣應使為正  
八品九嬪位下差使曰椒室領使為正九品比下內使都為不  
入流永為定制著禁入宮錄以示將來

廣西布政使起解銀兩萬二千兩實費銀四千八百六十八兩



四川恭疏今臣太僕寺少卿劉麟長疏陳恢復重慶二府三州二  
十三縣以川餉贖川兵不得虐廢破者

上嘉其不避艱危盡抒方畧忠苦懇甚得其前來陛見供職焉  
平川將軍謝賓請募兵二千以足守關五千之數 上曰增兵少

先攝餉運衣甲器械等項看戶工兵三部核奏

時有訛言駕回天輿者 上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

之理誰為此言以惑亂耳目即應立刻查明斬首以警其餘

上許巡撫與副將阮陳預兵分隊各滿撥對忠兵北守桐木撥陳  
樹兵北守谷山撥施顯兵北守其廣撥前初兵北守觀音滿撥

猶送兵北守 上曰此皆捕臣國璽其後撫救倭忠誠所然况  
兼抱瀆嫌慨然行勤且勇而能下省乎朕心甚悅

行人間視疏陳楚蜀漢點事情楚在一事播專任使預勅中旨以  
待南呂判案之漢即遣大將以預之蜀在結將士收民心用蜀  
人辦蜀事控費則如撫並所缺賦則織厥渠寇漢點則在外援  
却取內顧門戶但迫日熟居土司款掄未定其地迫蜀之道永  
與楚之接界乎漢銅仁便宜防接種：皆托要寔善 上嘉納  
之

都督有司選抗節拒寇 上與非討以將軍印作御營從征前鋒

左軍都督同知進太子太傅

首執何奇驍兵部尚書與春杖簡練十標議定兵餉才將四款以  
新奇管作第一標陳天榜第三標鮑和玉勇奇陳文煥方登天  
作四五六七標析崇沂某各假著某提督管領作八九十標、  
兵毋得通緝凡有餘六即謀戎政標下以備御標缺補 上位  
必先發銀一千兩為哨練之用倘有定委才可節制庶實得兵

用焉

上顧左右曰廷平地窄米貴朕原不欲久任俊處而收拾安安六  
歲即當迅發也兵部主事方文程前朕裁減員優此說誠是但

各處哨禁地方官宜及早消弭毋貽朕行後之憂

漳南道逆傅雲龍才乏排賊者而久任以安地方廣東布政使缺

另補

擢精超為雲南道御史卹命任調劉承胤兵

擒國姓成功以福壽較宗必取閩餉浙直江楚較宗乃取粵餉不  
得一毫借差有長借專司粵餉行在吏部立推古侍郎一員專  
司閩餉格令井然以有成績

粵東撫按挑運舊兵一萬粵西撫按挑運狼兵滇兵一萬以資

收復中祭

小冠萬人改國龍岩縣

恩貢生陳元綸赴廷拔進所著馮恩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  
上新由覽以啓新學

特授廷拔貢生第一名引等標為禮科給事中勅其侃直言毋

負新恩時箴

忠文大紀卷八

六月

以楊璠總督偏沅，切膺綏逆，有勅印一齋，交付之。疏上諭之曰：卿宜  
勞江漢功，在社稷後，楚恢豫長，驅燕代業，以全擔付，鉅樹錫之。  
推陞此因彼時未密與圖，倘為錯舉，豈有一柄兩搯之舉。今中樞  
需人業，召璠入佐，朕與卿分則君臣，同父子，何不目殺奏  
明，遂為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尚惟始終一心，力任危  
地，以必見孝德，必莫成宗，為任朕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  
命出江，百念迴思，願楚之疏，中有願為此忍，不願為此辱，不敢亦不

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持之城棄之他人之手 上始欣然曰聞  
外之事恣以煩卿惟有早開雲臺以待

上因糧餉不足每嘆曰朕布衣蔬食但時寡費所餘重餉皆以奉  
士給兵乃內帑無多應用每窘為之奈何

上布翰林院新選萃士萬勗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入閣拜先師  
復勸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毋得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  
帶與復兵部主事勗曰言勗其非制且有屠以見售之說 上  
曰拔士于貢中作養人材事屬特典名為萃士原不同于庶吉  
士毋得憤激不平時行故詐

時侯岫曾行在禮部尚書議曰

贈高飛毅江西按察司僉事

飛毅長樂縣人於西鄉薦以同知署撫州府事故至偽義不屈仍勅其家人護印以遵行在故有是贈

興化佃戶圍郡城

按莆田租額每石穀計一百二十斤後鄉紳或有議加於衆不服遂率衆而成揭竿之事上聞之駭然曰此誠地方異變若守道特世誕將租事作違議矣務期主佃相安官幹非理庶佃與刀民假佃倡亂者俱當重懲示警



番禺縣康生劉國教捐資製造九龍<sup>火</sup>太箭五百筒聽供援度復楚

之用 上表給劉都司示酬

編脩劉以修進文昌化書 上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

生長其鄉即與門人設定更當廣布成書懇願休嘉以襄上治

勅文俟旨行

按以修字懋規號九一聞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青調繁閩邑  
下車即以化書示予意欲謀所以梓之予借故家善本為之較  
訂批摺并捐微資令各家助刻卷始克克梨棗之費若劉公則  
一意愛民案牘無事而已較訂初只列予名繼則補刻閩中所

从士子亦居一而共詳載在予政語中

上諭廣西地撫晏日稱曰用兵必選將否則擾民今因賊扼  
綏行間很有生熟馬步之不同依請即用成大用為統領晏曰  
刻為監軍行候安家取給平格海南四郡務速速如限到度於起  
行之日扶掖飛燕仰慰朕懷

推吳時亮為行在兵部左侍郎因武報為添註左侍郎吳賢為添  
註右侍郎

以傅上端巡撫偏沅地方

勅行在禮報天道无傷殺勝民疾皆朕不德所致餘自初五日朕

在宮中行禮度禱雨澤爾却即察潔淨處所設主壇位六卿以  
序輪日禮拜以祈甘露濟我百姓

廣西鄉試取中六十六名加宗生二名流寓二名

發銀四十萬著太醫院諭淑卿胡兆龍朱士選王大業各任東西  
南北四門城內外施藥

勅臺臣父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

勅內臣鄧全到天兵催撫臣劉中藻速往温州到任并為金華設  
換

時聞温州警報并葵警碎御玉皆自有相賊之狀

命回姓成功親到津東招募兵將立助恢復期限二十日即未復  
命諸將仍用心守關務令一騎不入也表寒胆不負朕心腹督肱侍  
諸將至意

封建宗藩各官准穿錦繡三日遵常例也

以却督楊耿提督水師調守山霞關勸德還京補也上游巡按御  
史尹民兵勸德淫縱多端上謂德有則速攻無宜加勉可也  
勸勳臣劄孔昭嚴禁所部毋犯亂土以著臣節仍勅福寧遣臣王  
引發陸兵一千出溫州應援

封方元科為定胡伯

時錢塘沿江戡功惟元科為能用命并發手勅以示優異

水師戡成以吏部朱永祐趙玉成兼戶兵二科給事中在周崔芝  
李一根林晉山軍中聯絡措餉改推官倫孚速為兵科給事中  
編修周之變兼兵科給事中監督聯絡澳紅共表恢復勤

福清知縣趙士元勦禦上寇有功上命吏部優叙之

賊殺為江渡紅三十餘人并犯舟李鎮邦等上勅府縣官嚴行

緝獲

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福京宮工告成上曰宮工告成雖非朕

意朕今擬北戎位何敢安否惟平夷侯勞自當旌每歲再增祿

米五百石仍產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楊秋准加特進勳階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于政而壞于兵不壞于兵而壞于官珠可痛念斯中無所事一之官道遠于家驛路于途畏縮不進漁獵細民的通者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安輯輯地方

摠制郭維經疏陳措措以濟急需中云寧化官地二處可易一千五百金上曰此亦权宜之做從之

上諭兵部主事毛元策曰初錫時本撤二臣俱戕于非命措臣當以爲鑒日下水師迅發正致急復江南元策可益自勵

勅撫臣與開札嚴防松漢一帶地方

賴州捷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梯數十竹園數百我兵夫  
石進發清遂聞風驚遁鞏固度糧

上命察叙有功官兵以旌行間銳氣

陞湖廣監軍道臣韋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

北地方

時清兵以數萬衆<sup>既</sup>視楚疆李赤心等尚怯不前瞿獨能領督

撫兵血戰於斬牆鼓家嶺寺處先後斬敵六百八十級殺傷溺

水者無算所獲馬砲器械更多督輔何麟蛟疏聞故有是命

淮發各處提塘條記一切奉旨全抄行

者吏部郎中兼御史王兆熊至浦城通判李如梅至松溪政和與  
南薰王建陽奉旨召商疏通米缸嚴禁埠頭歇家把持缸隻及  
官兵搜拿米缸等弊

陞嚴起恒戶部淦廷符取總理湖廣錢法改劉明選為工部主事  
管湖廣錢法道事務同督撫虛心商酌銅料工堅可藉長久有  
益于國無害于民

上御西便殿沐浴為戒祈禱雨澤每日三次敕文武官各積誠虔  
禮不得視為虛文府城內外暫禁屠沽

是歲續到貢生一百零五名擬進呈二卷勅授兵部試主事



延平府早疫大學士何吾驄降飛奏各陳不職上溫旨答之  
以郭維經提理南直江浙閩楚兩粵恢復事務改鑄勅印同兵部  
侍郎劉士楨督兵入寇

以少詹朱天麟教習革去

平夷侯鄭芝龍破借倭兵以圖恢復上許之以黃徽羽為正使給  
一品服色陸樞或戮徽崇其行也

督補賴朝生兵至南安師徒潰散援兵不至墮入上勅總制臣  
郭維經趙度救之并云督臣與元吉固守賴城自可無虞

議以付提兵江振張兄弟防守白楊黃竹二隘上從之每年費

餉五千四百兩半取給於瑞糧正額半取給於瑞留戶家

給左右中前使冲鋒營總兵官旗牌

勅兵部主事常人執五年控制臣李遂履監紀軍務、令達到衢州不

至庶庶歲月

勅吏部學官教導例係匪輕凡入贊叙茲有授國子監學正博士  
并官各於本衙添一試字不許任學博之事至門斗之役必用  
良民預頂預充士子亡犯不用卒伍拘尋通行申飭

命錄憲臣張肯堂回福京彈壓恐傷事人衆預頂舊雜有生吳奕撤棟後

即赴行在任用

起用大學士黃士俊陳子壯於田間

先臣康太叔准益文介

勅上游巡撫劉開禮將恤民通驛事故妥具奏

時崇安建陽松溪政和浦城五城皆為孔逆且浦城素無驛站  
近日往來之繁尤倍於崇安今有議復驛站工食若故有是勅  
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疏陳募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上諭之  
曰凡遇加派錢糧朕如芒刺在背所賴督按臣以朕之心為心  
以民之命為命有如增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除鹽餉賦役外尚  
用餉銀十五萬二千三百零皆藉舉成數而言未嘗就中樽節

受惜即如東粵守兵各路合算將及十萬皆食存由之餉其歲  
解額餉無干各府各衛兵數多寡當各路嚴察以缺兵之餉  
供新兵之用得一分紓民一分有如鹽稅一項是臣請另通行  
歲可添餉一二十萬朝廷恐與舊商有碍未遂舉行督按臣當  
與餉部臣請應於互相商確務保新商舊商兩便資所增益以  
養新兵又如雜稅一項另與奏明徵收絕不許豪猾濶保肆熾  
兩粵各府開稅加餉五萬兩鹽稅暫議加餉五萬兩俟四方平  
定自有蠲減以酬父老子弟

地關御文期為此以責平夷標下將官陳俊報大爭奪在莫芝龍

容許於上 上曰干戈寧謐全藉文武和衷為虹化亦足代  
卿約束卿字勿芥蒂仍以王目王事視為一體昔于庭舟同尤所

致聖

平夷侯期芝龍特疏薦兵人薛通載賜名為廣濟禪師令其徵兵

海外

勅吏部尚書劉燾速催傳扶鐸到任受事軍化現有寇警逆駕即  
先令駐扎該地亦不必拘定夏秋冬春以人就地還當以地擇  
人

世陳履貞為吏科右給事中

首輔何喬遠玩薦劄熟相態佳廟似証有纂修之本時起熟為行  
在史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鮑佳似祖  
為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

衢州知府仙經正不奉旨落 上以其教導一尊束節不貳再典  
實加一級示勸

勅通政司免武各官一本只許說一事毋得支蔓牽扯不便批行  
以後中錄

加贈病縉崇為右都督諡曰武襄以旌其忠

勅定南地守二道區隄各募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禦

改工部主事李魯為兵部戎方司給與勅書閑防令其心練鄉勇  
蓋以訂人應訂事自無不同也并勅于莘玉尚訂之兵分守諸  
關隘訂之四備守兵鄉兵互為主輔有則申飭無則增添其御  
勇案糧官勅二三民志七八務與莘玉同心固圉以安地方

南安王企鈺進頌德詩四章 上謂其敵金履玉大雅之音朕獲  
務憂勤愧未遑及云

寧洋縣寇警

諭內閣速撰勅書一進申飭盧若騰芻君光同心堅守溫州以保  
行在福建門戶前日却兵有功併能保濟飭民盧若騰加行在

兵部右侍郎賀君克進太子少傅

大學士增志因元早保省躬一疏上謂紙中以兩事規朕曰政  
道引愆足徵文微之誠于間使履賜對

勅福京監臨御史韓元勳監場事究即刻巡歷下游地方務正已  
率屬獎廉懲貪力挽流風以振文治訂漳盜賊奸究四出須分  
別勦撫使聞風解散使屬真御史云兩粵雲貴計共已行上下  
游獨陵暴元勳作建察核會同巡撫奏報嚴在貪酷不得遺漏  
吞舟

上因大旱忌清理端拱曰獄有寃民則天必嘗澤勅問獄掛門始



燕書事例述為清理福京刑起先為奉行以合朝廷欽恤之念  
以督輔傅冠貯庫銀一萬肆百餘兩給因姓成功五月兵糧

上游巡撫御史吳剛禮合院司議以各府屬額餉坐派撫鎮標營  
水位塞游各兵免轉輸之煩消庚癸之患上從之

賑恤民庫銀一萬兩差兵部司官一員解到劉名奇軍前給散

援勅七省都督項光壁却永忠合詞迎駕 上曰覽奏具見前驅  
義恣江氛未靖著即協心進剿以進王師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 上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  
事人就進而已獨退則為怯國運賴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為

避此義指臣所素知者惟燦仍係一級以警偷惰

勅內外諸臣毋得濫給劄付以重名器如習撫遇軍功方准以聞防充給然後請給御札也近以一月地遠以兩月再遠以一月務填報功次坐名請亦毋得濫求濫給埃却堂司官各宜恪遵勿息此勅從兵部尚書為春使之請也

將官費與陳學鵬鄭真等出關與清大戰生擒二十餘人建寧訪遺同姓新報捷疏至 上曰此皆輔臣德環典幽新蔡嚴指示之九

上曰漢燕遠在大木崑里干戈未清各樹弁承襲者往來艱難朕

甚念之暫破赴京求禁之例許其在本省却司起文赴鎮撫北  
試再送按臣察對貼黃并紙差官骨文榮報兵部察對題送填  
給勘到即以所省之盤費解京充餉指揮定銀四十兩千戶二  
十五兩正百戶一十五兩布政司榮叔搭解

上聞成勇

伯謝斌輝啟

刑本微曰本微雖非賊魁乃爾賤授

地方民恨實甚殺了使罷所招降將士苦為約束勿令流毒致  
重民怨

宣諭廣西太平府土司守備吳廷秀取有印信歸順表文十六道  
上謂其不負遠使嘉納之

世鎮守廣西大都督成天用督調狼兵足額一萬不可少一名需  
用錢糧四萬印就那那傳進解數內立利支條

勅黃興殫力扼關天開禮嚴巡愆餽剛損速料理平漢廣信保刻  
不容緩時兵部尚書吳春棧有國務只爭呼吸急先持危之疏  
故上急於此正慮時事又有不同也

如萬元吉行在兵部尚書以其固守廣城屢挫敵鋒也餘亦陞賞  
有差

十三日克常執以天道亢儀雨未霑足 上日事祈禱也

平吳侯期之魏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素分給關中應試生保以

為却恭 上破例允行

淮安仁王長子慈攀移居寧德縣公署

上謂根臣吳春枝曰守汀先授韓、固則汀安此不易之論若撫  
且廷楨制臣維崧却缺臣于華玉力任之施福黃思典廣撫周  
摺上游撫臣吳開禮互相接應恢復鉛山永豐謝也不可專委  
副損坐失事机

改十五日鄉試首場四書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道判二  
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

翰林院編修陳世傑因度老未解粵策難緩疏陳便宜行事四字

事叔太壘行間直作詔極真有大不便大不宜者 上嘉納之  
上諭太僕卿兼御史郭正中曰浙東混言四起想為監國設謀朕  
無利天下之心天命若真人謀無用陸清原被奪事情甚是可  
駭都者請上侯察報

勅吏部兼兵科守制楊重熙曰江西素稱道義之鄉兵共餉皆出  
于義誠為勝者除充糶餉銀五千兩外今再撥一萬兩捐重熙  
當加急鼓功勛使義兵截糧敵懷伏系梓以臣王國乃為身統  
差官解餉銀五千兩赴督師薊鳴復軍前

時聞救渡江蕭山諸壘一帶俱危各輔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陞吏科給事中陳執為廣東右叅政兼僉事提督學政刑部主事  
劉中世廣東兵巡道叅議兼僉事

改國博張一鈺為翰林院庶吉士

十六日 百餘人抵上林官民皆逃遂設主偽官而去

平嶼<sup>吳</sup>鄭芝龍調會德四守仙霞關 上從之

龍岩縣平梁魁林海符梟示正法餘黨奔逃 上勅談撫鎮遠出

示令其解散歸農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六事文成廣而脫却者多武弁益而  
立功者少臣遠蹤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

精神愈發移俾頰而民生日苦上積之凶以誠苦心良藥切中  
時弊朝廷時為省覽之士和以疏速刊刻成書分送文武諸臣  
務使痛改前非實圖恢復之士和准赴行在賜對隨以士和守延  
平

上曰卿大義同前契不命宜詔瞻奉祖侯為奸臣所賣被囚監禁  
大義書其衣曰浩氣充天地丹心昭古今又曰義節不回身男  
子志胆無慚大丈夫抗節寇庭至死不屈真丈夫也大綱宗陳良  
亦相繼拷死朕心惻然當速加優恤以慰忠魂大蒞涉歷艱辛  
守節沒命并與優撫



以獲城陷陣績共忠並茂若汪應相來大魁李存仁三人俱准  
贈指揮王休和贈百戶以為勳忠者勅推官印之榮著行在史

部叙卹

清陷蕭山北營踏登圍困招吳七條沙茶園嚴州各路官兵恐不  
能支上勅兵部速發兵救援以重閩浙相依門戶之意

建南道副使趙秉樞奏麻沙白路界首地方民性詭悍習製行盜  
行取可以禦敵上勅其同張調陽多方招募同心守關

廿七日發糧取中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

有旨令南城御史方元會覆試點落四名仍發績糧俱准為舉

人亦特恩破例也

按是科與中書內有引故文程不通翰林院編修兼兵科  
給事中同之變向布政司取原卷不通處疏糾之 上即命  
燕華述房師權官王三俊下獄追贖一萬兩以助平寇出師  
兵餉雖完而清兵至幸免株連否則吾御故家子弟十去八  
九以當日買中者不上千金人故易為耳

上因首輔劾辭決意卒訂入度典平夷期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

輻湊關外芝龍遂撤兵回福京清遂長驅矣惜哉先是 上以

福建全省付芝龍及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志懿王之勲業

可成不允可惜

八月廿二日清騎入仙霞 上在延津知事勢已去遂由汀即出  
聞清遣輕騎追之不及而返

上游巡撫吳開禮遁入山寺不肯剃髮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一撫  
且而怕死耶後率鄉勇赴敵為亂兵所殺

大清兵入建寧百姓牛酒相犒設官安民秋毫無犯

輔臣路振飛追 駕不及自縊於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思理工部尚書鄭璜俱扈駕中路逃四馬則詐死遁  
海上擁戴魯藩鄭則屈首具款先于衆人，以定優劣云

平峽期芝龍兵舡盡泊南臺有旬日搬運城中誓日北庫所蓄火  
藥兵器臨行復焚北庫巨砲震發勢如山崩

延平太守王士和死節

士和字萬育。福州臨川人。富于徑。傲言論侃。崇禎間。鄉舉。初  
為吏部試司檢。上疏條陳。上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任  
延平知府。清正不阿。人咸德之。與人交。無異言。清兵至。未與遠  
出。一時逆龍守土者咸遁去。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家厚恩。  
以守此土。不能持寸鉄。與賊死。有餘愧。可與寇俱生哉。乃先一  
小分理家事。正衣冠。徑于堂上。百姓往哭。如喪所親。鳩金殮之。

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

上游巡按兼守關御史鄭為虹死節

為虹字天玉揚州人終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為浦城令潔已  
愛民性極愷悌上初入關時知其為廉吏也欲拔置左右浦  
民田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竊其任為巡關御史亦將以恤  
浦民也適關將奪商人米為虹絕之以法有曲護關將者反露  
章彈劾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忠置不問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  
任風力震于遠迹關將恃恩者亦頗為斂手清兵入關為虹嘆  
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為也竟不屈死

永福降 御紳尚文煥另瑗驅逐惡宦起兵接 茂山開進親至  
延平朝貝勒閩人以此為罪魁云

閩省聞清兵將至城中巨室搬移一空即棺槨俱抬出郊外遍野  
乘一時相傳有為焚不由人而棺不由屋之語攻倉卒成盡

貢生謝吳中書瑒代醫僧不空茶場衆起義以陳子含宅為帥府  
設大清人未掛安民告示者人心不無震動時苦無餉乃率衆  
往湯爾寺懇曹能始先生助以千金始克招募瑒察報促貝  
勒王下福州遂各散

九月十九日大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曲一二父

老仍鳩各鋪早酒郊迎秋毫無犯

兵士屯扎洪塘沙洲不許入城擾民但官分職一昭明朝舊例

貝勒王處沙洲出榜安民諭遠近官吏投誠時福州縉紳俱遠廢  
山谷皆至者則上却向書一人而已時松溪教諭亦在列中見  
○跪泥沙中永日貝勒不為札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  
大乎茲不使用也遠矣

不剃頭男子趙邨死節

時剃頭令下閩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臊邨見而  
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進令耶邨則此頭且不能保豈各一髮父

母戚屬成責之刑曰吾豈能不靴自有妙于靴者乃多布魚肉  
與父母陽秋時刑已喪妻有子三人羅列侍側酒酣嘆曰妾唐  
受之父母古人不敢殺傷今將刑去其可忘恭育恩耶請父母  
拜之又謂其子曰爾生之自吾其可不拜而靴拜畢日入崦嵫  
刑曰明日刑之夫晚也俟父母安寢刑獨徘徊中庭慨嘆數四  
喚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此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  
遺墨大書于壁曰男子趨刑不肯刑頭死御筆赦于中堂家人  
知而解之不及矣刑固縣人粗知章句以羅米為生一平性直  
自恭不屑于刀雖之朴今之刑頭若愧趨刑多矣使天下皆



趙鼎清純清服將安用之頌忘其名氏然頌正不必以名氏題  
也死時年終三十有六予謂視曹胡二公其死尤烈

太子太保札部尚書曹學佺殉難死之

公字約叔，歸德澤人。舉于鄉。二十一歲成進士官，嶽所至興

利除害，民稱便之。古文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

池，入晉魏之憲，故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嘉宗朝以序何總

制，封晉所著書，及閣官三策，削戕，追奪幾殆，不測，歸乃閉戶

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還古今十二代詩，復碑力五經，撰著成一

家言，後乃旁通于天文、禱、悅、字、說、語、錄，二十一史，諸學皆有所

暴既滅一代之巨儒也成宗朝屢詔起之不就既得 予告命  
亦益安心著述今上以知先生名初即位起為太常寺以草創  
典禮非公莫持者尋進秩少宗伯時設館名蘭臺今纂修成宗  
定錄春頌彌篤有知巍然魯殿靈光又學淵雅是天畀佐朕者  
之論先生亦慨然自命朝夕載筆為時聞外警報日至朝廷所  
用不得其人喪師辱國不得已 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  
閩疆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為嘗語  
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闕則定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  
祚明老且望事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搗金陵兵鈞

無惜先生獨度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故三関兵撤伍騎長驅  
探報者猶欺為方兵急時事可知矣先是先生聞乘輿離延津  
即削髮入山寺為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思為恢復計咸曰  
城中富家貴室皆已逃竄惟有曹先生在湧澗寺猶可以義動  
容易往觀之遂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  
言論舉止志義凜然先生曰千金予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  
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為此孫用  
不如先為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翼日下山予  
之如其款四人若建先生至帥麻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拒貝

勒兵入城日練隔三朝。嚮先生豈聞于計事者哉。志義重而財  
物輕。以不惜耳。至十九日夜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  
吾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趨于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  
後事。將蓋棺。久貝勒撫軍飛檄至。籍沒田產房舍株連兒女。行  
徃。翌日。丑辰夕始得入棺。尸出滿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此哉。  
天地昏黑。茅變為桑。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襯出西郊。二志  
祠設奠成禮。和興不知。皆走拜祠下云。

貝勒沙洲上考。朱貢生。孫性。廣東授官。一時熱腸功名。卷成。逐隊  
就試。介者有名。不能去。當者得意揚鑿。或被剗于半路。或死亡。

于寇盜或失陷城池身首異處於數十人者皆甘受國恩讓者  
以為天理昭彰之報

古術指揮使胡上琛死之

上琛字述聖，蘇龐公直隸山後人。祖父木里，永樂間以功授燕  
山衛。後陞福州右衛。遂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讀書  
孱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禮義，文詞授業于先叔祖。  
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哀然一丈夫矣。修勸武備，外折節，讀  
書，毫不作棘門習氣。且執于賦詠，時有曹景宗競病之句，人不  
知也。性喜蓄書畫，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思宗殉難時，悲憤

不勝見羅江社稷有哀吟。擬投竿屬和緯。有思致。今上即位。闕  
中加陞錦衣衛。隨駕延江。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瑄徒步走歸。  
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戚屬勸之。他徙者。性唯。謝之。貝勒兵  
將入城。瑄聞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縱賊顏倫  
生他日。何面目見祖先于地下乎。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  
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  
志久矣。特未敢言耳。然尚慮君志未決也。瑄聞喜。動顏色。曰。不  
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妻拜天地。祖宗園  
戶。憤泣。並坐于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瑄年三十有八。妻蕙年二

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德養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  
嘉也

此書為四明盧氏抱經樓所藏舊鈔本茲以揚州吳氏測海樓  
舊鈔本及痛史本互相對校補出脫缺數百字並考得此書作者  
為南明侯官陳燕翼余別有跋文一篇說明之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海鹽朱希祖記于北平寓廬